

首都圖書館編輯



清車王府藏曲本
50

(全印本)



學苑出版社

全印本

清
车
王
府
藏
曲
本

50

学苑出版社



《清車王府藏曲本》第50册目錄

懷宗傳 三—四〇（卷五—卷八〇）…………… 1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清车王府藏曲本 50

作者=首都图书馆编

页数=503

SS号=12248081

出版日期=2001.12

出版社=学苑出版社

原书定价=29800.00 (全套)

主题词=戏曲(地点: 中国 年代: 清代)

参考文献格式=首都图书馆编.清车王府藏曲本 50.北京市:学苑出版社,2001.12.

内容提要=本书是清代北京车王府所藏的戏曲、曲艺手抄本的总称。共收戏曲曲目1600余种,约1700余册。全书分为戏曲、曲艺两大部分,戏曲部分以乱弹皮黄戏最多,次为昆曲、弋阳腔、秦腔、吹腔、影戏等。

懷宗傳三

有錢使的鬼推磨這句話別當是假在六扇門里的人另是一義我說這是大明比如今晚有一件差使經在他手裏舊沒了親朋這宗錢想不得他算申了伙計們了伙計們不直恨怨真敢明說又是的親戚又是你的朋友想不自錢人是官的肚子是私的餓了吃什麼呢是得大家奇我們有了事也要在人前漏臉事後戒了去借錢借米到底不是長法后来他們親朋旧生出巧首尔来例有一件事內中有合他相好至近的这天又是他的班尔正好不咧不好他激起來了

必弄出了三人濠弄几个小花一比如李自成他們這坊官司好打怎麼說呢李自成等子周寺他全是一个衙門中的到底有些偏戶在者又有旁人願首心子花不想這宗人情樂得的為什麼不作

列位想 天又人力皆法巧 怎免不驚了非生
三个俱都是伙計 冤死怨悲却是真 又有人
替他花小表打點 又得小才又近心 樂得河水漲船洗
誰肯作惡在其中 旧便苦說那的个 身房当地是營情

又不是 哀高唱盜謀反逆 監禁里這台杰
暗中自有人打點 樂得的 又使這子又作
抬首食合來送銀 外器暗藏三其中 起初時
先是三个后四个 混星共有七个人 后来這中囚犯
全无約束一概松 若按此時中礼 总說天命不由人
混天球 情言說通為信 白犯暗喜在心中
人、暗花伏美念 與寺首 八月中秋獨獄門
占且不言監中可 在表良家重混星 这一元

到了八月十五日 大家商議救與明 孫昂送飯監中去
暗給中人托信通 又与牢頭送节礼 另外多給几刀是
予各下 果品月餅酒与茶 你們大家吃几中
禁子牢頭甚欢喜 说道是 監封之后飲杯巡
孫昂托監中多准办妥了回到良家庄上与宋烟包山吊飛三
危特與賀二草上志薛六直猪眼徐八脚子手到九脚下虎瘦
三等在混天求良办家草堂上面商議救與之宋繼子
說里边乃是安当了外边列位朋友俱是暗藏兵刃良家佃戶長工

括年力精壯的想這日子跟隨前去到那里天文三古黃昏時
侯近城都在堤岸以外听令只听里面响喊咱旧往里边冲晒

宋繼子 天遣混世明世界 謀可全是他一人
派備混星二人 单寺首 劫牢反獄今日中
宋脂身内道救教 天又造定不非輕 李自成
旧以此外孩起干 一路上反去北京 书中单言監禁內
監封以必開了門 禁子也請貪賄賂 先托七人刑具松
獄神庙 前边摆上酒合菜 各美果品尽鮮明

大家旧地图：坐

混天球

良典開言面代春 今日个

眼望牢頭与禁子

口呼你们听我云

大家避唯无二美

乃是中秋佳节日

我们不比在家中

公门之内好修行

比此俱是一款人

我与你们要个臉

大家闹你吃几中

托那些

避唯哥他全叫到

口无等貴自古云

人有大小还罢了

你们应了我感恩

难道说

不过算是草率

他们还取怎公案

禁子牢頭受了賄

滿面含春去代味云

口说使得没要紧

难道他们走不成

说首托

申犯喊至獄神庙

摘下手鎖放了松

圓：坐在坐埃地

口所那

禁子開言托話云

禁子眼望良典代味開言说良尸既成以此厚道旧托巨囚犯叫来令他們喝上几中又有何妨此书減断禁卒托申囚犯的手肘打鬧頂上仍代鎖繩申囚犯比比猜拳行令那知他們早以得了此信旧等禁子吃酒他們好一各動手这且不言单说更囚犯故义说我們今日沾恩另日在補

大家旧地图：坐

更囚犯

人：欢喜面含春

眼望牢頭与禁子

齐说你初是好人

但今款

乃是中秋佳节日

你们的

肉体早托天升

比此俱是一款人

却元来

禁子牢頭是朋友

托那些

果品菜蔬放涼吞

牢頭禁子飲多酒

禁子牢頭躺在空

任平叫叫全不礼

箇子他先立起身

上前掩了色人面

大家一各立起身

各托兵刃拿在手

一齊怒勇托殺神

先杀牢頭合禁子

罢了貪財好酒人

登時刀下喪了命 三魂七魄見閻君 申人离了獄神庙

一各未至吊頭門 吶喊之声京人胆 在淨听之分外真

外面車多添拉戶 所見吶喊那首亭 旧知里面動了手

人：吶喊抖精神 硬往街里邊個 京動衙役申城兵

夢中番身齊發怔 不知何處心內京 人多勞申推抵擋

不多時 这不旧攻捕衙門

箇子李自成王竿子周青良典馬五李七都四代自申囚犯鬧出

南牢正与回子孫昂也山吊張三危井真賀二草工秀薛六顯

子手刘九痘猫眼徐八脚下風三申多的發拉戶撞在一处

这一夜月色白如白昼申成見面容易回子说弟兄們都出来

了么李自成說都出来了

说首話 孫昂点說說狠好 不必迟延恨我行

大家先去於庫餉 杰后在赤間里等 不時县衙如麻乱

里：外：闹哄： 該值官兵与衙役 人：害怕走真魂

过节貪酒沉：暗 夢中京醒發愣怔 所見了

却是却空反了獄 不知里面多少人 走了查出怕有罪

无奈申廟喊連声 不住只喊快拿住 別放賊人走一名

孫回子 帥領官人圍捕庫 里面白良槍个淨

囚犯俱各將房上 扔瓦拋磚乱打人 附近居民全京醒

男女老幼喊京： 米脂县民遭劫殺 危天造死申生灵

怀宗天子无袖分 平空降下这灾星 更多混星齊放火

登時首了扛天紅 但見房上火云長 那边屋內烈燭生

滿房之上炮囚犯 大明百姓怎安寧 登時赤了發拉戶

房上打碎又摠瓦 单打县衙中官兵 女哭男啼真可憐
令人同知甚伤情 申混星 俱各痛恨同知县
人、不分在心中 大家一齐往后撞 未杀那
知县同知的俱家满共门

回子孙昂全自混星子混天球申人劫牢犯獄托李自成王竿
子周秀三人救去还有合监的囚犯赶散了看庫之人托庫
良松了个程光杰后竟扑了后堂未杀同知的居家良春
占且不表单言知县问法这夜正全夫人公子小姐在后堂慶賀
中秋鱼杰夜深尚且未睡忽听得吵吵、喊声不断知县夫人
合家入等不知什么元故正自担京害怕忽見一名内丁慌、法、
危近房来也雇不得行礼喘吁、口中说道老老下、好了
如今监内劫牢犯獄勾連外边成群成盜杀死官兵衙役托庫

良松了个程光杰近内宅来了同知县同听的京报不止
夫人小姐公子一个个吓的浑身是汗面如白帛泪、对夫人说
这伙人素者不善、者不表你我孕必、才好夫人千万保中
要紧言必往后面去了有各各貼已的家人用梯子将知县送出
墙外竟扑米脂县的西门而表此书剪断同知县来至西门
叫守门的台台去賞将门開放三个人一齐出门奔延安的
大路而来

这正是 老家之人别一論 必说同法太狠心

女孩儿子那几个 也没说 撩下夫人独自行
应该一处逃命去 旧死也不及离分 比不得
父母老子是该死 难道堂上世间存 妻尔本是一家主
无人怎兼度光阴 似此而論也是礼 同法不该这般行
他只想 保养自身如金玉 如报君王父母恩
将才若是有父母 那自杰 旧連寸步也难行
宁死一处全孝道 不能深成欠良忠 还有说
倘若夫人失身体 岂不有玷祖共宗 这件可情难评论

明白之人請放心 你若不行苟且可 妻女焉能被人侵
这件可 是有是死自己曉 该賬还賬針對針
忠臣必托孝子恭 矣良好 必出忠臣孝子孫
並非志下多費可 見廣京多看的真 此一特
武職官員得了信 主簿典史与县丞 各代手下都未到
全奔米脂县衙门 在正同子申人等 一齊扑了后堂中
眼看自 卧房不远在眼下 只听里面有哭声
申成春托卧房近 一个、 灯光之下看分明

李自成一全申混星同近了卧房幸自現看見屋中坐首三十
多岁的归人贈他的川代大約是知县的奶子旁边有一个孩
童一个女子都有十岁闹外的年紀尽都眼中落泪口吐悲
声使女仆如圍隨无一个不眼中落泪还有一个养外在一旁
侍立

李自成 看罢之肘心不悅 一声叱咤似雷鳴
说道樂子响你们話 快快的 若不實言刀下坑
狗子同法那里去 他在何处既身形 孫回子

一旁接言说快痛 免的刀下丧残生 夫人听见喊人响
德破英桃挂话云 我家老下出德心 想是巷内调官兵

李自成

倒听英啼声 洒下灯下仔细看夫人

天生的

一派风流典雅温

粉面桃腮还代俏

眼望夫人代笑云 不必啼哭休害怕

阖子一見起邪念

頃当首义听我算 我们等

乐子有语对你云

我看外子多俊俏 模样长的赛昭君

杀男苗下女叙裙

那算姻元天配成 阖子还要往下弄

陈氏夫人大动嗔

元争二目良牙判 用手一指骂喊人

黑泥溝

失去官项良万刃 上司行文到县中

我家老下派衙役

正想首

拿城追回这项良 在不想

你们巧定奸谋计

却牢反獄太欺心

大明江山如鉄稿

可称一統是真情 尔等能有人几个

網内之真多几分

松州官衙好大胆 无法无天了不成

奴本是

美玉无瑕千金体 七品告命受皇恩

今日遭逢賊強寇

也不过

一死全身苗了名

陈氏破口大骂在若貪生怕死被賊护造那还了得付又現着
公子小姐心如刀鏡刺刺肝腸口中叫道化危翠屏為外生
你姐弟及个指望得清不承望遭此大變比比不能相雇是為
外的心想說罢倒退几步向柱上一頭撞去吧的一声碰了个腦
漿崩烈死尸栽倒小姐公子休人同忠三個人一見夫人撞死
一吓一放声大哭泪如雨下

臥房中

陈氏夫人身自尽 小姐公子好傷情

二目之中流痛泪

只是那

养尔亲外叫振心

做死一心只雇你 抛下姐弟一雙人 这才是
幼小年輕何處去 奔到那里可存身 情愿恨了外全去
齊赴凶冥作鬼魂 姐弟及个嘔喘痛 哭坏院子老同忠

李自成

一旁開言声叱咤

大罵公子化危

你父為小將官作

好端

托我三人入監中

幸亏朋友來相救

去了天網地穴中

我只說

拿住回法首刀刺

碎割其尸才越心

那知賊官送了命

樂子心中氣不平

与代今日饒了你

毒神相苗是村根

哥尔们

快托那賊改改去 在托賊官同法弄

閻城之言还未尽

猛見那

數人炮近卧房中

口中口噴不好了

官兵無數到衙門

申弟兄

休得逃更逃出去

大家趁勇一全行

困住衙門怕不好

地窄人多走不能

孫昂口說言有禮

不可逃延往外冲

申賊人

不雇未去同公子

轉身忙出卧房中

姐弟二人不該死

这都是

命不該死暗有神

孫昂大叫申家弟兄快些奔出官衙將官兵杀退將城門托

住為万全之計李自成說大哥之言有礼快些出去要緊言必赤
出官衙還自具丞主簿武職兵丁而未且說公子同化危小姐
翠屏守為陈氏夫人的死尸痛哭不止家人同忠代泪說公子
小姐趁首賊人去衙官兵依老奴主义你姐弟二人跟我逃走
前去尋找老下要緊

老家丁

同忠代泪開言道

小姐公子請听明

趁此若不速逃走

那些賊

倘若回來怎兼行

恨隨老奴逃了命

响跡尋宗佃由神

我首了

老尸在定安身计 怎兼拿贼挂恨伸 姐弟二人将颈点
只说旧是这般行 烧行又看母尸首 痛断肝肠烈碎心
三个人 竟从后门逃出去 在说圆子李自成
一全申城出街外 正迁是 官兵动手双相征
双边吵吵香呐喊 乱奔兵又下拖拽 这一个
双手抡刀接砍到 那个摔打扑面门 铁尺台首顶门打
大棍抡闹腿二楞 刀抡棍棒声不断 人喊马叫振天廷
劫牢的 囚犯一齐捨了命 反狱成人不辱生

一推窗上红了眼 尽都是 死肉逃生谁肯容
主簿县丞丧了命 武我自力托命坑 米脂县
一方空天遭塗炭 天官造定怎由人 混星囚犯人不少
一香杀到大街心 不竟忘方天大亮 扶桑推出太阳红
各巷中 拾护民恂男共女 寻找乡绅与富翁
可怜一座米脂县 闹了个 家个全都不安甯
杀男护女真可恼 平空降下这灾星 官城人
一香俱集县衙内 圆子坐在正居中 猛见一人双叉跪

近礼碗头连个不住的口呼天明

米脂县算是正拾了三二天三夜回子孙言说城人守城官城都
在县中李自成坐在当中官混星列于左右孙昂分派兵人托
官混星列的各门但是下边上未一人双叉跪向上叩头口中
道说方安又边官混星京报不止李自成吓了一炮站起身来
口中道你这个三八合的是什么东西为何见了乐子这尊称
呼是了你是要乐子的脑代未了弟兄们托这个三八合的请
起夫在词脚下凤尾三二旁同言说李哥你不知道这行人他
姓宋名烟字献策河南归德府人氏臣阴阳有准算村福无差

麻衣神相能知人的贵贱生死黑泥薄打劫皇扛旧是他的
指引今日答救哥尔们分派我等都是他的主义休得轻视
于他乃当垂一个神仙李自成一问雇三之言不由的心口
又京又喜他才仔細官神说看
脚下底 雇三说罢一又话 圆子因言喜又京
坐上官神往下看 仔細稍 说话之人那形容
一顶破巾头上代 袖头身川補丁 碎布条
梅成短子朕中汁 破鞋爛襪有窟窿 扣竹眉毛耗子眼

淘英胡子左右分 身才看米有三尺 亂三三子一般个
李自成 看勾多時高了坐 未语化先面代奉
口中连托先生叫 怒樂子 肉眼无珠不認人
冲撞仙長求担代 言語村粗休要噴 说自话
双手撿起宋矮子 一合番身往上行 大堂之上香归坐
圆子有语叫先生 才听雇三他言真 道長仙家甚高明
見樂子 那美称呼何故 莫非有义托我抗
宋烟見回言道 只見他 滿面含春托语云

在下家住河南省 归德府内是根生
曾授异人亲传授 善晓阴阳鬼神
话要说出板定丁 麻衣神相观气色
一双眼 善识即迁真命主
皆因大明洪福尽 造定了
天理循环一定礼 延安竟内降真危
贫道云道未此礼 前訪其明紫微星
旧知此地既真危 縲洩之中身有准
一点等灾那算凶

与臣位

大家商议救三架

辰土開江頭一功

說話之間身高坐

宋魁子

又要屈文托礼行

那魁城說話之間又要下危本了自成伸手擒住說仙長這可不
是預的你方才說的話要叫外人知道此村不小宋炯說貧道
受异人之言相人貴煥百无一錯夜現天相看帝星明謂召
宋脂具我才奉至此處

都只為

大明怀宗洪福尽

天又造定怎由人

歷代朝廷失天下

多有那

信冠奸臣酒色昏

可惜崇貞英明三

並無一處不正行

恩代那

合朝文武疼黎庶

處：全沾雨露恩

怎奈天又人難扭

却教當臨亡大明

自此宣兵遭塗炭

天降一群惡混星

因言少叙日正信

宋魁子

付又開言托主尊

口架若非真命主

為何我到米脂城

但見尸

危眉風目多主貴

口方鼻直福不輕

危吟馬哨多声大

身才体健果超群

將來一定登九五

面南為君坐危墩

尸上貴庚年多夫

生于何日甚特辰

個賊見個回言道

叫一声

仙言首神你是所

樂子今年二十六岁

十月初一日丑時生

宋魁子

伸手指指尋文算

胎内多乎自己云

此命之中多凶煞

五鬼破敗是实情

若是實言对他真

如何能將大事成

这般如此方為妙

才托乾坤社計典

魁城想罢主义定

望首那

個子開言托話云

总司大明江山該亡天降这一伙混星乱去亦非人力宋魁子
插算了一回滿面代咲口中說道好命在死更改說首又向卓

成喜話你們列位的相貌俱是將相之才扶真主建立奇功

列位俱各朕玉川危名圖凌閣車混星一州宋炯之言俱各

欢喜說仙去這些話真么魁子說貧道在死狂言世人說李

大哥沒的說我等先与你道喜当真作了朝廷別忘了旧日

的朋友 混星 說首一齊為子坐 了：双文燒在空

口中連一呼万岁 你若為君我為臣 你若登基作了展

总念旧日中賓朋 個得了 個子竟自先主义

口内叫声声弟兄 八字還沒見一点 旧是如此这般行

事情重大非兒戲

喪家亡身村不輕

宋魁子

一旁付又開言道

列位占且托身平

虽然说是这般喜

有將无兵難動手

内中还有一件事

我对列位要言明

重混星

因听一齊忙站起

宋炯開言托話云

一命二運三風水

這句言詞自古云

不知貴莖在何處

風水如何與不與

貧道亲自看

見个真实杰后行

個子開言將頭点

仙去之言礼上通

米脂县城东门外

之坡之上是荒坟

旧煩你

去到那里看一者

賄：虛實假共真 說自一齊高子坐 迈步全出衙門
北方城斷九重劍 志門不遠只尺中 出了城
走了不過半里地 國城止步面春 用手指定開言道

李自成代為宋烟說 星出志門走了三里之遙有一座亂葬崗
的跟前李自成與中士步用手一指說仙長你看那孤堆便是樂子
祖坟你賄尾水如何樂子可以作得皇帝 魏子問所留神望四週
圍看句多時將手不住亂揮口中說道不好一点風水先有曼

說作朝廷建一个小官也不能出貧道可賄准了一塊好地真是
危帛風云與旺堪業的吉地

宋獻策 眼望國城開言道 尸上留神听我云
貧道賄准一塊地 上等風水在其中 尸上若要作皇帝
除非那里立坟 危帛的 祖宗父母葬那里
色管日盛月又曾 危帛相逢風水會 國王堪業立大功
不過一年零四月 敢許尸上坐危塚 李自成
開言不住將頭点 滿面添歡去笑容 口中連叫呼仙去

此地却在那边存 魏子付又開言道 尸上留神仔細听
我說的 那地旧在县城内 十字路口正当中
尸上若要休貧道 了不宜遲快行 昂柳坟在那里
还有父母二双亲 千万的 别候棺才用席捲
这勾言詞牢記心 母頭向着父的尾 烙口之中起立坟
必須等到十六月 坟内死尸变成危 旧只怕
半路惟恐人看破 現出危形用火攻 國城听罢一夕話
滿面代咲叫先生 想來你的話不假 柳坟能與定是真

惹想柳坟到容易 内有一件却难行 我的父母却現在
丑个人 无灾无病在家中 罢了了情以此
樂子只想坐朝廷 俗語云 人活百歲終有死
早死早滅早托生 國子肘下主义定 他旧要
活埋双亲双个人

李自成只想坐朝廷信了宋魏子一片言語口中說道仙去的話
是真么宋烟說貧道从不会誑語國城說既如此樂子与先生
近城指明吉地樂子好柳坟宋烟說貧道愿隨言必一全申
混星附近米脂县城未至大街十字路口

重混星 一齊付近米脂县 來到十字路口
魏子与中士住步 宋獻策 有語開言托話云
用手一指說尸看 須要留神看个真 旧托那
祖宗拿來埋此 还有双亲丑个人 这条大路多矣壯

貧道詳解要細听 危帛旧是这座廟 旗杆如須一般全
刃边的 山由由危的丑 却有一件不相全
左边却有一眼井 还有一座右边存 吃个旧是一个眼
总是其危缺一睛 出街上 左右都有五道廟
四条危腿尾一根 米脂縣多名吉慶 不缺食水自與隆
此地好处言不尽 埋与不埋在主公 宋魏子
說托一柱从前話 國城听去笑容 口中口說葬
埋：、、 一定將坟葬街心 旧有一件為唯可

樂子双亲俱在堂 双个入 現今硬浪身体左
宋烟因听低垂项 只说天义不由人 先将祖坟挪在此
站住風水不能更 旧便是 不能面登危座位
色管后輩托官封 若托双亲埋此处 也不过
来年旧托大不成 貧道占且辞重位 后会有期在相逢
只等首 尸上有义榜人馬 貧道前未助一功
主公須要有决断 埃遲只怕多难成 姓成言罢伴坊去
囹子時間难在心 欲代要 寺首双亲身辞去

多咱才能作朝廷 不叫活埋他双个 恐怕旁人不好听
书中不言囹子李 说他双亲双个入 自从那
李自成拿入官衙内 老双口尔担怕京 后言又听劫了獄
放火杀官於庫良 夫妻二人魂不在 分明知道衬不轻
吓了个 昏迷不醒如酒醉 口眼歪斜自哼
倘在炕上堪了死 旧有人 报与了囹城李自成
有人到县給李自成送信说他父母得病堪了至死李自成不
但不吃京反到心中欢喜自己说这是合该樂子的洪福青天

可逢凑巧忙到家中瞎了瞎夫妻二人口眼歪斜昏迷不醒此书減
断李自成立刻叫人到城外托祖坟前出埋在城内典危街名
首經子的活托他父母用草席捲起母项首父尾代首乞尔
埋在典危街十字路口立起坟堆这才回籍县街之内每日代首
中混星於护军民富戶

且不说 米脂县内李囹子 在正家丁老同忠
領定公子与小姐 三个人 趁乱之时出了城
一心寻找同知县 姐弟双个好伤心 同翠屏

杏眼之中流痛泪 二目現看同化危 只从老尸出了任
米脂县内作县尊 上任之后多寧净 至今骨肉樂先穷
谁曉得 樂極生悲出了个 不料非灾利本身
父亲生死也不曉 可伶見 慈母碰死赴幽冥
抛下姐弟入双个 幸目无亲又无救 可记得
亲丁骨肉同完巨 不料中秋双下分 眼前若有父母在
怎忍效尔受苦辛 哭了声 爹、你往那里去
叫声外亲死苦情 公子化危双流泪 只哭得

忠直向熟老家丁 手拉小姐与公子 二目滴了哀泪洋
你本知县子合女 公子小姐不非轻 胆大贼徒其可恨
无法无天了不成 托敢劫牢反了獄 逆叛一般争几分
与你无仇又无恨 贼徒私自起歹心 赶的老尸无去向
生了的 逼死苦命老夫人
家丁同忠痛惜家主讚叹苦命不住的解劝小姐公子正往前
走天將挂午走入了一座樹林之内主仆在草地坐下公子代泪
開言说院公我姐弟如今肚中飢餓浑身疼痛你我到底

奔往那里才是見着爹了之面说看、、放声大哭小姐分了落泪
同忠着他姐弟这般光景不由的痛泪交流说道公子小姐你我
主仆脱离席口由是天大的造化

老家丁 同忠代泪言道 公子小姐请听明
我代小主脱席口 这旧是 上夫戶佑迂难人
说不得的往前走 怎免途旁受苦辛 到前途
寻着吃食在走路 順有大路往前走 若能到了開封府
能得老下信与音 自古言人有天相 可能父子双相逢

代奇荀 見了老下在商議 怎羨拿賊耗帳仰
老者正托姐弟功 又見那 林外走近一個人
一担干柴担肩上 迷了不佳喊這聲 走近林來首所看
將眼睛見老肖忠 自己口中說奇怪 為何他在此相存
一男一女何等人 必有元故在其中 那樵夫
口中說有字聲叫 表兄到此為何曰 你還認得我小弟
為什麼 林中歇坐有元音 肖忠同言白和音
幸目現睛問話人 賄了賄 面二衣服与形相

老者忙立起身 抱至眼前又細看 不由添次去嘆容
却是表弟張近录 至亲相逢喜氣生 樵夫說
男女二人是那了 一全歇坐主何曰 肖忠代痛流淚
叫一声 表弟由神所說云
肖忠見了他的表弟張近录直出望外見他同男一女一却是那
个坐在此處所為何故不由的二目之中落泪托一姓之了說了
一遍張近录迷了讚以早說小弟迁移此處為家不遠托公子
小姐請在家中作些便飯吃飽豈不是好肖忠同所滿心歡

喜說多承矣弟費心我主仆感恩不尽張近录說你我係
骨肉至亲何言外道說着担了引路老者公子小姐在后面恨
定了

張近录 担柴迈步前引路 后跟主仆三個人
出了樹林担前走 數里之遙近山村 來至一座柴扉外
樵夫歇担手扣門 里边答應門開被 却是一個女娃入
樵夫担了牲前走 担柴入院后喚門 近录对妻言旧里
夫人李氏以達声 來至了 草堂之上归了坐

李氏作飯那肖亭 此方減斷休多叙 只見那
肖忠迷將表弟稱 志兄此去尋家主 公子隨我一全行
代首小姐實難走 使人心中担怕京 志兄有义托表弟
小姐占在此相存 見了家主言旧里 在表接取感恩情
張近录 口中迷了說得好 正當如此這般行
說是有屈千金体 我夫妻 倘有不週休要噴
商議之問安歇下 次日一早要登星 姐弟痛哭双分手
万般出于无奈中 不言小姐張家住 家丁代領主人公

只等賊子與人馬 汴梁城中起戰征 被公子
暗箭射中一支眼 才將遍母恨來伸 後話不想說眼下
單言那 此難之人同與哥 星夜奔到延安府
帥府之中見元戎 就把那 一往從前說一遍
志帥白翁大動噴 立刻傳令挑人馬 米皆具
末拿流賊李自成

話說末脂城的具官同尸只從逃去外邊那敵代受真是危
本馳趕至延安府忙：近城直去志帥府衙門上進志帥白玉
堂井堂里可對有該值人言說末脂具：官求見該值人近內
通報白志了令人把知具語近衙內殺儀注見礼必設坐於
下周知具告堂志煩見具官形色京慌旧知不好也不及獻茶
先旧周言說貴具至此早見李煥必与京大之可周尸見同旧
把情由說了一遍志煩白尸他与知具同尸乃是契友王者末

脂县也是他行管之处也马千这但只见他是一了武家子也不明白一闻此言又惊又恼

白总旗

一闻知县周下话

不由又惊又心凉

口中不信这声

只说是

大胆贼徒了不成

拉初皇枉法万死

搜例究情罪不轻

既是是

被捻该死也瞑目

还教云礼乱胡行

勾引贼匪初穿狱

硬要初官松厚良

似此万恶真可恨

必要除才起心

若要是

谷由此可害不小

大村酿成坑了民

总旗越说心越恼

左坐上

往下传气叫中军

速下教坊休代曼

传令如元信各管

马煮完即三千

但要年轻力壮人

挑完之时未交令

本旗亲临把城平

中军官

口中总旗说得令

迈步奔身下大所

军令以下如山例

登时闹

慌了马步中兵丁

之党四哨皆知慌

奔至程光德武所

此书中

威旗初说不平叙

却与野史不相全

免即挑了三千

造册送入帅府中

总旗白下指吉日

祭奠折寿大知神

只听得

京天劫地三声

马声也即起了身

日杆门旗前引

延安的

马步兵丁携旗行

知县周下与总旗

二人並马掌中

也不过

暖行夜住登石道

飢冷渴欲止行老

大兵心自往前途

总旗台须验假真

恰旁一座松木寨

这天顺日黑洞

白总旗

马上代候刚言道

眼望周下把话云

这世松木多凶险

怕只怕

里面寓藏歹人

白总旗说者是你看这座松木寨里西面歹人寓藏与

民马害在旗人马从此经过必须搜搜检

言说亦内若有歹人无帅的大兵在此经过他们也回逃走

了马就在此存站候是兵主离近亦搜检下官情愿相陪白近

宝马上传令止住行老言必分讨近亦去搜旧马手下兵挑下

坐李于解利刃周入中中此与威旗不多时搜出二三人系

代至总帅的马前跪倒白道宝向了问都是来路其伴作费

的黎民总了说尔等说是来路县的民人可知道造反的贼人

在何处呢若知详细不必害怕只宜对帅主细言的言音

索百姓

一奔近礼特叩

连把兵主老下等

不知何处人共马

望老下

快对小人相言的

总旗白下闻言道

那一御民仔细听

我才是

威旗延安白总帅

大料你也素闻名

皆因本旗城作乱

初军反狱使欺心

知其周下逃灾难

奔列延安一座城

调人马

本旗亲拿京城寇

本旗一闻劫三军

故尔才将你等同

可提爵

京城今在那边存

那一御民忙叩首

口把老下等又称

但不知

县主如今在那里

现与一宗大事情

周下马上闻此话

暗说此人话多因

一伸堂李周言道

那一御民听我云

我旧是 未脂县内公县主 你未相问王何语
那人问言忙站起 一佃手 杜信周了叫县哥
口说走了快些走 恨看小人云想亲 没命活
路有路不散根底 双儿似雪一般公 忠愿白心细问
不解灵中口言情 口得勒马相等候 书中在表那乡民
拉着那 周了坐辱死无绝 不多一会进了村
未到一座柴寮外 那一人 上前吧：手和门

知县周了见那人如此光景不解其义指：的狗腿脚中说这
人是什么元故只说随你他系至了一座小村柴寮外这
才松了嘴环手和门叫声小姐：快出来周走了来了一
听里面答应将门开放出来了一个年幼的女子上前放声大
哭口叫天倘你从那里来想我为儿了周了听了一声忙：跪
下了望季走上前来相高切近用手揉了一揉眼睛仔细的观

周知县 一見翠屏姣生女 又示又喜又伤情
上前托住流痛泪 他把那 姣定道：叫几声
为何未到此处住 你母无弟那这存 周小姐
二日之中流痛泪 口守爹了仔细听 若同母系成无弟
提起只怕又伤心 那日中休八月字 煌城初军花屏良
走了你 越墙而逃后边走 我们外们在身中
至某三口心中痛 家中的 另归老幼尽情情

煌城初逃卧房内 蓝成万离是打心 它均母
不肯从贼身自尽 一江磁死赴出实 老奴周忠代不妹
趁城未未暗逃生 逃去未脂县城外 冷过前途恶松也
巧过有 这位恩人怜道亲 他与周宗是至亲
托他夫妻以应我 老系丁 代有元不周化危
姐弟分手云其奈 兄弟去死义系亲 多亏了
婿家夫妇是情亲 代我奉过女系生 不料今的宗兄义

莫非相道在梦中 小姐说有如怪研 疼坏琴堂义品目
叫一声 苦命姣儿疼死我 哭声夫身被碎碎
义女心太心伤感 情近亲 一傍周言把信云
周了义女抱郎相哭傍近亲在一傍劝解口中说老了占止悲
伤商諒大可要歇周了周听这才把泪痕止住又见慈慎白近
宝代领着十教名家丁飞马而未到了恨前挑下坐季叫一声
周老无这是什么去处那一初女却是何人周老下旧把一往

之可告诉一遍慈慎说今心身死苗下贞节之名共与子女今
即虽说不见料想今阶周忠是一了义休万何妨碍将来自可
相道之日 白慈慎 代喉舌语周言道 周老在上话听周
今初见了个爱面 这算是 委中代若不金鼻
义女才与相道日 何必如此太伤心 若依有
本娘志见怕今爱 仍志尚在此周存 代等将城平代定

左行接所在家
此书中
知县又托为近亲
一公白下上生李
总兵催马往前走
小卒前报一声
李自成
周言说正是
表过城断不取
将小姐
催勃尔郎兵起身
书中单言李自成
延安府中役人
一闻此言心害怕
兵之之言敢不
旁叨话语令人
仍由在此把身
且不说
这日县堂金堂
不久旧列米脂城
口呼列位兄弟

说起总兵白逆宝
兵将将多利害
杂离此方为妙
日哥之言礼上通
把那些
马俱各乘坐李
悄：出了米脂县
那丁人
你我难以相争
团住城池走不
京多微星说礼
周成村下忙信
仇民因犯乱想
拉束金良打成
云马的
只得恨随奔下
武义高烟刀马
列不
只
李自成

正自全来往前走
马一支
李自成的知米脂县城小
难以脱身故此代有一群
前正是高城李自成一文
脚下凤皇三草吧狼马
三老垢无空送胸宇宙
猛杰台头吃一京
但见尘土从地起
马步尔郎又把那路
仇民因犯乱想
拉束金良打成
云马的
只得恨随奔下
武义高烟刀马
列不
只
李自成

文加李自成他先
走你看驴球：尔的
说到要害怕代我
放心：别怕：来者
哥你怎么看去不
逃下走的败残人
暗益云一杆旗放
声旧知是那里的人
来至恨前高声喊
孙回子
何处来的军兵等
我等却是残兵将
全浩何不一处走
只听对面有人应

马当先高声喊
快把那
旧里情由对我云
若要是
孙昂之言还未
来至恨前把后云

口中说
孙昂马上闻言道
慎守米脂兵令将
那人忙：叫老兄
第二周子存姓李
你们既是残兵
却是何处那残兵
旧里情由先再的
我们是
回子提了米脂县
在下问你三个人
姓孙名昂是在教
回：却是宋人
还马一个好朋友

浪天球名叫梁典 我们是 马步三军是合伴

算来只是五十人 威镇山西太原府 巡按耽了铁甲

只因奸行不心 赵扣军扑苦害兵 前日个

召位相面宋程子 叫我们奔李自成 还召别人一封信

为的是 周：知己好宾朋

孙回子一刷那人之言海心欢喜忙：周道说哥架方才提的

在教场孙昂合李自成不知会过云召那人说益云会过只因

太原府的巡按为人不心赵扣半年的补秋我等这些兵丁是

早回不当差的人前者召位相面的先生名叫宋炯指引了一

条山路叫我们投奔他们三位可成其大司击败巡按报仇雪

恨因此志下招兵马来脂县而求

那人说 在下招了兵不少 实又未奔米脂城

还召一人稍封信 姓葛名亮显道神 孙回子

周听不心欢喜 口内连将台架杯 回：孙昂是在下

朋友台爱召宝名 说有付又用手指 口叫哥架话听真

那一位 旧是良兵良兵才 这任旧是李自成

孙昂说把一封信 沟面之上代表风 忙：高安下堂李

京人俱各下能行 上前来 比此是礼斋归堂

那人取去书一封 递与孙昂解手内 折扇仔细看分明

翻了一遍周言道 哥架面袖仔细叫 但不知

老受队内是那位 那人回言把话云 只因在下当兵久

老受队 元是合元以祥林 在下姓高不取位

迎祥乃是我之石 孙昂说 你我俱是好朋友

前元召召不非怪 刃家兵马合一处 占每位处去安身

前边召召万家堡 却三松山峻嶒峰 那里是

树木交杂房屋密 居民富贵是实情 你我前去托此堡

安下身 岂能怕大司成

想：这件事若非天官注定马能为之高迎祥听孙昂这

片言词他又听了宋程子的话说李自成是了真主保着他成

了大司空召王公之外不由海心欢喜对看他全来的残兵闻

言说你找过见自家人了奔列松山万家堡招兵买马秣草屯

粮只扶真主成其大司俱召功名之分岂不是好那一个若说

不去旧把他乱刃分尸

周听一齐用言道 爱队只爱放宽心

因为将主行不心 咱大家 古噪反出太原城

虽说今劫列这里 将承何处去安身 也不过

流列那里是那里 起名你我叫流兵 走遍天下端个碗

那魂黄土不埋人 走罢大家快些走 且列高山过几妻

人：不肯归正道 恨随有 搅乱乾坤带流星

乱：烘：往前走 尤如恶狗一般全 竟扑了

松山之上万家堡 看未卷似一窝蜂 逢在逢旗齐放枕

护女杀男真苦情 村在杏道嚎啕痛 家：户：吐悲声